

# 茅盾文学奖

四卷本长篇小说《张居正》，以清醒的历史理性、热烈而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有声有色地再现了与一万历新政一相联系的一段广阔繁复的历史场景，塑造了张居正这一复杂封建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并展示出其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作者因其丰赡的文史修养、恢弘均衡的艺术架构能力、对特定历史底蕴的富于当代性的揭示，获得本届大奖。

熊召政

著

# 张居正

第三卷

# 张居正

第三卷

熊召政

作家出版社

## 共和国作家文库

总策划 / 李 冰 何建明

终 审 / 侯秀芬 张水舟

统 筹 / 张亚丽

监 印 / 杨 全

## 目录

- 第一回 李国舅弄玄扮妖道 孙督造报忧启弊端 /1
- 第二回 说龙袍李太后动怒 送奶子冯公示敬 /17
- 第三回 老臣受骗骤临祸事 宅揆召见面授机宜 /34
- 第四回 白发衔冤昏死内阁 红颜薄命洒泪空楼 /50
- 第五回 谈笑间柔情真似水 论政时冷面却如霜 /66
- 第六回 听口戏外廷传劾本 抚瑶琴黠仆献鸩谋 /82
- 第七回 为淫乐恶太监毙命 辩部疏小皇上问师 /98
- 第八回 张宅揆接旨进古寺 李太后冷峭斥奴才 /114
- 第九回 说子粒田慈圣动怒 唱岭儿调玉女伤春 /131
- 第十回 伤太爷承差闯大祸 讨见识御史得奇闻 /148
- 第十一回 赵知府蝎心施毒计 宋师爷巧舌诬冤囚 /167
- 第十二回 为济困贱卖龙泉剑 言告状却送戒石铭 /183
- 第十三回 抨新政京城传谤画 揭家丑圣母识良臣 /199
- 第十四回 送乌骨鸡县令受辱 拆石牌坊知府惊心 /213
- 第十五回 应天馆拜访神秘客 铁女寺毒杀贪鄙人 /229
- 第十六回 言政言商皇亲思利 说春说帛铁嘴谈玄 /248
- 第十七回 锦幄中君臣论国是 花厅内宰辅和情诗 /266
- 第十八回 样样淫情引君入瓮 炎炎夏日扫雪烹茶 /286

- 第十九回 愆黠仆震怒张首辅 告御状挟愤戚将军 /305
- 第二十回 老国丈上吊为避祸 小玉娘哀告救恩公 /321
- 第二十一回 扇子厅扶乩问神意 总督府设宴斩狂人 /338
- 第二十二回 邀王公齐瞻年节礼 对空房捧读绝情诗 /355
- 第二十三回 询抚臣定清田大计 闻父丧感圣眷优渥 /369
- 第二十四回 议夺情天官思抗旨 陈利害皇上动威权 /383
- 第二十五回 天香楼上书生意气 羊毫笔底词客情怀 /397
- 第二十六回 说清田新官三把火 论星变名士一封疏 /413
- 第二十七回 气咻咻皇上下严旨 怒冲冲首辅斥词臣 /427
- 第二十八回 午门廷杖血飞似雨 微臣忤旨气贯如虹 /442

## 第一回

### 李国舅弄玄扮妖道 孙督造报忧启衅端

“冯老公公到——”

一声高亢的吆喝，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从广袤乡野间的大道上传到白云观门前广场，顿时引起一片骚动。先前这里已黑压压落了一大片各色轿子，内中坐的都是身着貂袍的朱衣太监。他们早早儿来到这里，为的是迎候他们的主子。听得吆喝，他们都慌忙钻出轿来，伸长脖梗儿朝大路上瞻望。须臾间，只听得一阵匆促的马蹄，早有二十余骑武弁驰进广场。他们都头戴圆帽脚蹬白靴，身穿圆领十二颗纽扣直裰，一看打扮就知是东厂的番役。领头的掌贴刑虽然穿着六品武官命服，但比起地上站着的这些内府貂瑯来，身份还是矮了一大截。但他自恃是东厂的官员，有见官大一级的特殊身份，也不把貂瑯们放在眼里，只公事公办地拱了拱手，说了一句：“公公们来得早。”然后就吩咐手下：“广场上太乱，你们盯着些个。”

话音刚落，一长列气势森严的仪仗已是进了广场。临近山门，只见瓜斧号旗一刷儿闪开，遮轿的六把大金扇两边一分，亮出一乘八人抬的杏黄围帘大暖轿来。顿时，广场上静得连掉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近前打起轿帘，大家伙儿先听到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这当儿，万历朝的赫赫“内相”、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已是躬身出了轿门。

为了今日的出行，冯保在穿戴上似乎用了心思，他并没有穿官服，而是在贴身的水獭皮小袄外，罩了一件上等湖丝制作的丝绵道袍，脚蹬一双羊羔皮的短靴，靴上的圆泡钉全用纯金制作，代替了惯常的黄

铜，头上的暖帽用粹白的狐狸皮制成。这身打扮虽无官气却更显得雍容华贵。加之他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胖脸，举手投足颐指气使，都不得不让人对他敬畏有加。就在他跨出轿门的这一刹那，众貂珰好像羊见虎鼠见猫一般一起跪下，齐声喊道：

“小的们恭候老公公。”

冯保也不言声，只把手虚抬一下让貂珰们平身，这时，一名站在台阶上的青衣道人朝山门内大喊一声“奏乐——”，候了多时的道家乐手立马儿弦索高奏响器齐鸣。更有十几名小道人次第点燃手中举着的缠满鞭炮的长篙，噼里啪啦炸了个昏天黑地。震得广场上看热闹的人，个个都捂了耳朵。在肃穆的大内待久了，冯保不大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欢迎场面。鞭炮一响，他就站在原地不挪步，待鞭炮炸完乐声停了，他才随着迎候的道长闻天鹤进了山门。

京城四郊，名胜甚多，不可枚举。单说畿南，旧有三大：远郊有沧州狮子景州塔、真定府里大菩萨。近郊的第一大名胜即是西便门外二里许的这座白云观。

白云观，在道教里头素有“仙都”之称，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名天长观，用来祀奉道教祖师爷老子。此后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名气并不大。真正名闻遐迩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创始人，被成吉思汗奉为“神仙”。元朝初年，在中国影响极大。他死后，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日，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牲酒浆到白云观来致祭。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燕九节。届时白云观山门之外，广场四周，各色帐篷帷屋都搭盖起来，迤迤迤迤几里路长。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或祭祀，或斋醮，或炼丹药，或卖符篆，坐地论吉凶休咎、分曹谈出世之业，镇日间磬钵起伏，道曲盈耳。在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更有京城红男绿女纷至沓来，打情骂俏嬉闹玩耍，或艳帜招摇或席地哄饮，日以继夜声势不衰。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小商小贩，也莫不赶来这里，肩着棍把儿卖糖葫芦的、挑着温火担子卖蒸糕儿的，打酒卖茶、摇糖称卤，应有尽有。至于日用百货，从绸布衣服、几筵篋笥，到盘盂铜锡、古董字画等琐细之物，无不种类齐全塞满道儿，从早到晚叫卖声不绝于耳。因此，这紧接着元宵节之后的燕九节，又把京城

的游冶声色热闹气儿，喧喧闹闹延长了几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这燕九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即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也必定轿马塞道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瑄考证出来，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的生日这一天，为绝尘心竟然自阉。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做本门“阉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今年是冯保出掌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年，领銜主祭责无旁贷。较之前几年，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与显耀。

在道人陪侍与百十位贵瑄的簇拥下，冯保走进了七层四柱气势轩昂的棂星门。枋额上所书“洞天胜景”四字，乃嘉靖皇帝手迹。由此入观，可分三路：中路依次有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丘祖殿、三清阁与四御阁五重正殿，还有钟、鼓二楼及丰真殿、儒仙殿；东路主要建筑有南极殿、斗姥阁与藏经楼；西路有吕祖殿、八仙殿、元君殿、元辰殿、祠堂院等。道观后头还有一座偌大花园，名云集园。园内小桥浮绿，游廊迷树，亭阁掩映，山水缠绵，满目皆是仙家情趣，故又有“小蓬莱”之称。整个建筑占地有数百亩之多，且参差疏密井然有序。今日的白云观内，处处装饰一新。石阶砌玉，檐牙涂金；崔嵬殿阁流碧飞丹，雕墙画壁熠熠生辉。如此蓬莱仙国，尘世瑶池，端的是龙纹虎脉，气象万千。站在棂星门下的冯保，一看这些景致，顿时心情一爽，问站在身边的闻天鹤：

“闻道长，这道儿一尘不染，香客们怎样进来拜神呢？”

闻天鹤恭敬回答：“启禀冯老公公，贫道已得东厂指示，冯老公公在观期间，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冯保微微一笑，说：“道长知会错了，咱是说，这么洁净的道儿，香客们一踩，不就脏了？”

“哦，是这样，”闻天鹤紧张的心情稍有松弛，回道，“观内有十几个小道士随时打扫，不至于污秽到哪里。”

“这样就好，不要糟蹋了仙境。”

说话间，一干人等已是款款走过窝风桥，穿过三重大殿，来到中路第四重大殿丘祖殿的门前。早在几天前，徐爵就知会闻天鹤道长，冯保此次来白云观只祭祀丘祖，余下各殿一律不进。知情人一听便知，当今皇上圣母李太后一心向佛，与道教略不关涉，冯保跟着她，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本在情理之中，但对于白云观来讲，多少有些遗憾。丘祖殿面



阔五间，进深七楹，是白云观中最为恢宏的单檐歇山式大殿。为了这次祭祀，众貂珣合伙捐了五千两银子装修白云观，冯保单独捐了两千两银子装修这座丘祖殿。眼下看去，只见回廊藻井，飞檐础柱，处处髹漆一新。殿中丘祖塑像也重新涂了金粉，愈觉富贵华丽。冯保跨进殿中，顿时道乐大作，众貂珣三拜九叩，一切祭奠如仪。

却说冯保跪在蒲团上还未起身，忽听得门外头传来吵闹之声，两个小内侍将他搀扶起来，他眼睛瞄着丘祖塑像，嘴中问道：

“什么人喧哗？”

与冯保一起来的徐爵正准备派人出去查看，却见东厂一黑靴小校飞快跑来禀报，说是园门外头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非要闯进来不可。

“是个啥样儿人？”冯保问。

小校回答：“说不上，头上戴着一只铜圈，箍住一头乱发，披着一件青色大氅，手上还举着一面幡竿，上面书了‘替天行道’四字。”

冯保听了皱眉，喝道：“这是何方妖道，且把他拿了，打着问话。”

言犹未了，只听得门外有人嬉笑道：“冯老公公，不用打着问话，贫道已经来了。”

说话间，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闪身进门，站在冯保跟前，舞动着那根“替天行道”的幡竿。冯保正想发作，一眼瞥见这人的音容笑貌很是熟悉，只是一时仓促记不清是谁，便狐疑问道：

“你是？”

来人龇牙一笑，把粘在脸上的乱发往后拢了拢，揶揄道：“冯老公公，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冯保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清伯李伟的独生儿子、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他慌忙言道：

“哎呀呀，原来是国舅大人，看老夫这眼神儿，竟是这等的不济，罪过，罪过！”

丘祖殿原不是会客的地方，幸好闻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冯保与李高走了进去，闻天鹤安排好茶点就退下了。冯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问道：

“国舅爷，你为何要弄出这一身打扮来？”

“过节呀，”李高脱口回答，见冯保一时没有领会，又补充道，“今儿个是燕九节，我这身打扮，你看像不像丘神仙下凡？”



说话间，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闪身进门，站在冯保跟前，舞动着那根“替天行道”的幡竿。



这么一说，冯保才恍然大悟。传说每逢燕九节这一天，丘神仙就会乔装打扮回到白云观来度化道众，被他瞧中的人，就可以跟着他白日飞升成为仙人。丘神仙的化身，或是贫道，或是乞丐，或是娼女，或是盲叟，总之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下九流人物。京城中一些戚畹大户膏粱子弟，逢着这一天，都会跑到白云观来向这些“贱民”布施，如果碰巧从“贱民”中遇上一个丘神仙的化身，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便宜事？不过，最乐于施舍的，还是内廷太监。这些人既认了丘祖为本门帮主，当然就想着如何攀缘接福，一年就这一回，故都出手大方。因此就有一帮泼皮无赖，在这一日故意扮穷骗钱。李高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之所以如此打扮，在冯保看来，纯粹是闲得无聊找乐子，因此应付道：

“难怪你硬闯白云观，番役们不敢拦你，都怕你是下凡的丘神仙，得罪不起啊。”

李高也没听出冯保话中的揶揄，嬉笑答道：“方才在白云观门外，咱这身行头，着实还唬了不少人呢！你看，这是咱收的利市钱。”说罢，解开青色大氅，只见胸前还有一个褡裢，他解下来朝地上一抖，宝钞、铜板和碎银竟滚了一地，他嬉笑说道：“这些功德钱，咱捐给白云观了。”

瞧着李高这副痴不痴呆不呆的现世宝样子，冯保心里头已是十二分的不愉快。李高资性就不是个读书种子，仗着李太后这个姐姐，镇日里呼朋引类鹰犬逐犬，总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如今万历皇帝登基，他这位国舅，更成了拳头上跑马粪门里吹火的人物，越发地了不得。冯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但碍着李太后，也不敢得罪他。他不知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只转口问道：

“令尊武清伯大人这一向可好？”

李高耸了耸肩，拣了一块黑脆脆的芝麻糕放进嘴中，一边嚼一边答道：

“好啥，一直心口疼！”

“啊，怎地没听说？”

“冯公公你深居大内，哪儿听说去？”

“没请太医看看？”

“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哪能看咱爹的病。”李高口无遮拦，说话声音比劈干竹子还响，这会儿打了一个咳嗽，接着说，“咱爹的病，冯老公公你倒能治一半。”

“咱？”冯保不禁一怔，他听出李高话中有话，便警觉问道，“武清

伯究竟犯的啥病？”

“心病！”

“哦？”

冯保应了一声，再不接腔。李高见他不再问了，索性自己捅了出来：“冯老公公，你说咱姐晋升太后都两年了，咱爹为何就不能水涨船高，从武清伯升上武清侯呢？”

一听这话题儿，冯保总算明了李高此行的目的。就这件事，前年秋天李太后去昭宁寺进香时，武清伯当面向她提过要求。李太后当时敷衍过去，后来也没有下文。他曾向张居正提过一次，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位首辅也是不置一辞，他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眼下见李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知道搪塞不过去，便回道：

“册封的事是朝廷大礼，条条框框甚多，你姐姐李太后是天下第一等孝女，她何尝不想自己的亲爹封上侯爵，但礼法所限，她不好擅越。太后不开口，别人又哪敢胡乱从事。”

李高觉得这话不中听，却也不便发作。他心知肚明，自己虽贵为国舅，但进宫一次也是难上加难。平素间往宫内头传话儿，还得靠这位手眼通天的内相，于是咽了一口气，说道：

“冯老公公，咱跟你直说了吧，如果不是前年的那一场大火，逼得王希烈上吊，咱爹的武清侯，恐怕已经到手了。”

“哦？”一听见“火”字儿，冯保眼皮子直跳，“这王希烈就是活着，也未必能办成此事。”

“为啥？”

“他一个礼部侍郎，有多大的权力？”

“不管权力多大，王希烈毕竟当了多年的礼部左侍郎。朝廷一应礼法，他是烂熟于胸。他说过，常规不行尚可特例，咱姐本是贵妃，一下子拔成太后，与陈皇后扯平身份，这还不是特例？咱姐可以特例，咱爹为何就不能特例？”

“国舅爷，你可不能这样攀比，你姐姐毕竟是当今圣上的生母。”

“老公公不要忘了，当今圣上的生母可是咱爹的亲生女儿。”李高说着又操起那根“替天行道”的幡竿，使劲朝地上杵了杵，翻着白眼道：“咱爹的事儿办不成，依咱看，就卡在一个人身上。”

“谁？”

“张居正。”

冯保当下就冷了脸，嗔道：“国舅爷，这话可不好随便说的，首辅张先生是先帝信任的顾命大臣，你姐姐李太后对他深为倚重。你如此说话，岂不让你姐姐伤心？”

李高既不犷嘴，又不服气，只嘟哝道：“花花轿儿人抬人，人家抬咱咱就抬人，人不抬咱咱也不抬人。”

冯保不想闲扯是非，抬了抬眼皮，勉强笑道：“国舅爷也不用说气话，待瞅着机会，老夫再向太后请旨。”说着就有送客的意思。

李高连忙说道：“老公公不要理会错了，咱今几个大老远赶来，并不是专为你生闲气的，咱的正经事儿还没说呢。”

“啊，你还有事？”

冯保刚抬起的屁股又重新落座，李高瞅了瞅门外，低声说道：“老公公，咱爹想做件事儿，究竟如何做，让咱找您老讨个见识。”

“啥事儿？”冯保俯了俯身子。

李高瞅了瞅门外，神秘地说：“去年底，咱爹央人在沧州看了块吉地，想修坟呢。”

李高话音一落，冯保就知道意思了，当今的老国丈，又要变着法儿向皇上伸手要钱了。按朝廷规矩，皇亲国戚修建坟寝，朝廷可适当补助。既不是为难事，冯保心下略宽，问道：

“武清伯修坟，好哇，择的地怎么样？”

“说是块好地，风水先生说，得把那架山整个儿买下来，山上有几户人家，得迁走。”

听话听音，冯保知道武清伯要狮子大张口了，便说：“江湖上的风水先生，多半是些混饭吃的，武清伯的吉地，要经过钦天监踏勘核实。”

“咱爹说了，事情该怎么办，咱们按朝廷的章程，只是这花钱的事……”李高说到这里把话头打住，看了看冯保的脸色，又接着说，“咱爹说，请老公公您预先给咱姐通个气儿。”

“这个好办，我回去就讲。”冯保一口应承，又出主意道，“你回去告诉武清伯，他那里先把本子写好，通过宗人府送进宫里头。”

“多谢老公公了。”

李高正事谈毕，见门口总有人晃来晃去，知道冯保还要会见别人，便道谢告辞。临行前，他端起面前那盅八宝茶一饮而尽，随手就把那只

薄胎的福禄寿青花盏朝地上一摔，“叭”的一声茶水污了一地，冯保瞧着一地碎片，皱着眉头问：

“国舅爷，这是为啥？”

“图个吉利，岁岁（碎碎）平安！”说罢扮了个鬼脸，仍旧挥舞着幡竿告辞走了。

他前脚刚出门，徐爵后脚就领了一个人进来。只见这人穿了一件墨色西洋布的丝绵直裰，笏边用的是鹅子黄的蟒绒，罩在直裰外头的裘袄是用荔枝红的云缎面料制成，头上戴了一顶用牦牛尾毛织成的高檐桶子珍珠冠，脚上穿了一双墨绒布袜儿，踩着双千层底的苏州官样布鞋，系在腰间的带子也是用加厚的墨色西洋布制成，上下滚了两道细密的荔枝红彩边，带头缘子上的吊坠儿是一只板栗大小的翡翠麒麟，这身华贵脱俗的打扮，立刻引起了冯保的注意。

来人一进门，就提了提直裰的下摆，在冯保面前小心翼翼地跪下纳拜，振声唱喏：“小可郝一标，叩见冯老公公。”

“起来起来，都老熟人了，讲这客气做甚。”冯保虽坐在椅子上不动身子，但笑容可掬，吩咐徐爵，“给郝员外看座。”

徐爵忙引着郝一标坐到冯保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即便这位七彩霞老板是京城里头富可敌国的首富，且平常与徐爵过从甚密，但真打真想见冯保一面却也不易。去年听说冯保要捐资修缮丘祖殿，郝一标主动提出代捐两千两银子。冯保领了这份人情，因此，才肯在这白云观里赏脸见他。

宾主坐定，小道人进来重沏了滚茶。冯保小呷一口，瞅着一身光鲜的郝一标，问道：

“郝员外，你这身直裰，是用何布料做成的？”

“西洋布。”郝一标恭敬回答。

“哪儿产的？”

“听说是波斯国那边过来的，但究竟是不是波斯国产的，小可一时也考证不出。”

“唔，波斯国，那是多远的地头儿啊！”冯保赞叹着说，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倭国的鸟布、高丽国的马尾布，质量都好，常言道苏松杭嘉四府衣被天下，为啥就生产不出这等好布。”

“各国有各国的出产，彼等夷岛番邦，虽是小国，却也有稀世珍

品。”郝一标俨然以行家的口气回答。

冯保笑了笑，又道：“前年秋上，李太后选了你七彩霞的七八种布样儿，已是十分的满意，现在，可又有新的？”

“有是有，只是不知太后喜欢什么样儿的。”

“改一天，你把各种新鲜布料都送到宫里头，咱让李太后亲自挑选。”

“小可谨遵吩咐。”

说到这里，冯保又把郝一标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问：“你这西洋布，一缣值多少钱？”

“五十两银子。”

“这么贵？”

该如何回答这一问，可叫郝一标犯了难：因自国朝以来，朝廷就有明禁，不准民间与外国通商。到了嘉靖朝，因为东南沿海洋面上海盗猖獗，时常有倭寇来犯，不但在海上劫掠船只杀人越货，更屡屡登陆骚扰，甚至攻城拔寨，为害剧烈。嘉靖皇帝便下诏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凡敢于与倭寇通商者，一经查出，不但货物全缴焚毁，当事者本人还得处以大辟之刑，全家流放口外。隆庆朝后，海禁虽稍有松动，但海上贸易仍属于禁止之列。一些商人为利所趋，有时仍不免偷偷摸摸出海通商。这样就面临双重危险：一是官府的追查，二是海盗的抢劫。这两样只要遇上一宗，立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赚钱逐利是商人的天性，赔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去做，只要能赚到大把的银子还是有不少人甘冒杀头的危险。郝一标便属于后者。他在江浙一带的外海经营私货贸易已有四五个年头了。为了对付海盗，他招募了一批不怕死的强徒充当商船护卫，为了货物顺利登岸，他收买了一大批临海府县的官员，打通了所有关节，总之是处处逢迎通行无阻。隆庆之后，南北二京争奇斗艳追慕浮华的风气愈演愈烈。郝一标从海上弄回的各色外国布料，总是供不应求。听说李太后也穿上了七彩霞的“倭布”，郝一标的生意越发地红火了。尽管他的生意是一口价，一应布匹贵得离谱，也总没个滞销的时候。这会儿从冯保嘴中蹦出个“贵”字儿，他便眼皮子发跳。屏神静气一会儿，他自认为斟酌透了，才小心答道：

“西洋布都是从海上弄回来的，风险大，所以贵。”

冯保早就知道郝一标海上贩私大发横财，作为保护伞，他从中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但他担心郝一标太过张狂弄出事情来，便想趁机敲打敲



打，他挪了挪身子，正颜说道：

“郝员外，你这些西洋布鸟布什么的，虽然质量上乘，但毕竟来路不正，若认真追查下来，你恐怕也难逃干系，你也知道，朝廷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海禁。”

郝一标顿时额上渗出了冷汗，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愣了一下，只乖巧应道：

“小可的生意，全赖冯公公扶持。”

“咱不扶持你有今日？”冯保在心里头嘀咕了一句，嘴里却说：“你要明白，猪嘴扎得住，人嘴扎不住啊！”

“冯公公所言极是，”郝一标做出一副依头顺脑的样子，请教道，“小可寻思着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讲吧。”

“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又深得太后的信任，何不向皇上建议，干脆取消海禁。”

“拈根灯草，说得轻巧，”冯保嘴一撇，不以为然地道，“海禁是朝廷大法，岂能轻易改动。再说，海禁于你郝员外，有哪门子不好？”

“这……”

郝一标解不透话中含义，一时语塞。冯保睨着他笑道：“海禁一取消，商贾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只怕从此后，你的五十两银子一缗的西洋布，贱得就像萝卜白菜。”

“还是公公高瞻远瞩，”话一挑明，郝一标明白冯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因此满嘴恭维说道，“多谢公公照拂，让小可做这独门生意。”

一直陪伴在侧的徐爵这时插了一句：“老郝，独门生意可以做，但独食儿不能吃。”

“这个自然，郝某再颀预，也不敢少了冯公公的孝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至理。”

“你懂得这个理就好，”冯保优雅地看了看自己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指甲，怡然说道，“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见了点银子，好似苍蝇见血。”

“公公教诲，郝某铭记在心，”郝一标说着，朝徐爵睨了一眼，见徐爵有鼓励的意思，便鼓着勇气说，“冯公公，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冯保抬抬下巴示意郝一标讲。

郝一标言道：“小可听说，每年三月，南京鲟鱼厂的贡船就会届时